

生命园地

第十八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本期要目：

第一页：到如今
第二页：诗歌简介
第三页：蒙恩见证
第四页：The Lord helped us

到如今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撒七 12）

“到如今”三个字，指着已往——已往二十年，已往七十年，“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无论在疾病中，在康健中；在家，在外；在贫乏中，在丰富中；在光荣中，在羞辱中；在疑难中，在欢乐中；在试炼中，在胜利中；在祷告中，在试探中，“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我们有时走上一条两旁有树的大道，从这一头往那一头望去，一株一株的树，正像殿中一根一根的柱子。正好代表我们多少年来所走的道路——上面铺着的是神的怜悯，两旁竖着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

有如小鸟在树上唱歌，它们都在唱着“到如今耶和華的恩典和怜悯都幫助我們”。

“到如今”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前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前面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试探，更多的胜利；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争战，更多的凯旋，然后或会有疾病，衰老，死亡。

就这样完了么？不！还有更多呢！——带着主的形象复活，坐宝座，弹金琴，唱新歌，发赞美，穿白衣，享永生。。。哦，信徒阿，振起你的精神来，用感激的心来唱“以便以谢”罢！（撒七 12）

求主给我们天上的亮光，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到如今”三个字里面的荣耀的盼望。--- 司布真

爱尔兰地方的牧童，有一个美丽的习惯：他们每天傍晚分别之前，互相对唱一首“再见歌”。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讓我們讚美他的名！”然后互相行一个再见礼，唱道：“再见！再见！”

但愿我们在旅程中，也这样互相呼唤，互相激励。让我们高唱：“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五 13）--- 荒漠甘泉（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通的话 ---编者---

感谢神，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年。更感谢神“生命园地”自 2008 年 3 月至今已出版了十八期。在此谢谢各位参与编作而劳苦的弟兄姐妹，还期望有更多的圣徒投入文字工作的服事。

本期刊出“荒漠甘泉”12月31日——“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中英文的一篇话。同时也介绍“感谢神”——诗的的作者及其经历与圣徒共享。让我们都学习“凡事谢恩”（帖前 5: 18），“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 9: 15）。

“以蠡测海”为与编者已相识 60 年，曾多年在一起共事，也在教会中一同配搭，今年已 96 岁的弟兄的蒙恩见证，另有单行本可送给福音朋友。

以蠡测海---(妄想用蚝壳去探知海洋的容量)

神曲曲折折地管教我，引领我回归羊群。一九一三年，我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之家。自小父亲不许我入学读书，因恐怕我结交了其它的小童学坏，沾染坏习惯。五岁时他请了一位儒家的教师住在家中，专教授我古典文学。父亲因经商常远游，在家中除母亲及仆役外，没有其他成员，故童年时感到非常孤单、寂寞。那时心中常默想一些问题：宇宙是从何而来？为何人会有生有死？天地有主宰吗？我家是一传统的佛教家庭，我父亲是藏书家，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如道藏、佛经、古典文学、新约圣经等。八岁时，我在父亲书房中，随手拿起一本书—新约圣经，当时我的心不禁怦然跳动，很想翻阅；但因家庭信佛，所以不敢翻阅。十二岁时父亲离世，我便入学读书，在学校遇见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老师，他非常爱护我，他的慈爱实在感动了我，他多方向我传福音，但碍于我的佛教家庭背景，所以并未接受基督。

当我十六岁时，因深受佛教迷惑，便放弃学业，到宝莲寺醉心学习佛教的大乘经教，苦心修行，长斋茹素，燃香烧炙自己的身体，为求消除罪孽，至今尚留疤痕！经两年多时间钻研佛经，始发现原来佛教的大乘经教有许多漏洞，使我对佛教生发不少疑问。虽然我仍向往佛经之深奥哲理，但心底里已想转向西洋哲学，寻求宇宙奥秘的正确答案。经三思后决定离开宝莲寺，重返学校，以便能进修西洋哲学。但在那些日子，我因交友不善，以致堕入一种不羁放荡的生活中。一九三四年，因神暗中的保守，让我考入燕京大学读书。当时我主修哲学系，又选修了比较宗教学。那里附设有神学院，也有许多善良的基督徒热心向我传福音，很有爱心带领我；但我却极力抗拒，用佛教的哲学来反驳基督徒，不单不接受福音，反而招聚同学宣传佛教，诋毁基督教。虽然如此，神仍没有放弃我，还寻找机会向我显现！

有一次，我到北京的北辰宫青年旅舍暂住，那里有一幅令人触目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图，这幅画吸住了我的眼目，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看从袖袍脚袖手，忧情慈爱而血而流。」耶稣基督那双钉痕的手，向我张开；画的两旁写着对联：「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祂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到一个地步，为担负人的罪而舍命！谁能抗拒这无保留、完全牺牲、舍命的爱呢？！我茫然站着心向神往，受感流泪，一直盯着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我僵站在这画前，有半小时之久，想着要接受主，但刚硬的心仍然作梗，以为自己不过是一时情绪激动，所以至终还是拒绝了圣灵的感动，黄金的机会就这样流失了！

又有一次，神再向我显现。一天我参加在燕京大学举办的百人合唱团演奏会，正当合唱团演唱《Messiah 弥赛亚》时，我整个人被带进神可畏的同在里，神如雷霆万钧地向我显现，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感觉到有神，使我不得不服下来！可是回到宿舍后，以为自己不过受气氛影响，故又拒绝这感动。信主的机会又一次擦肩而过！

在这基督教气氛如此浓厚之大学，到处都是基督徒。但我却极力宣传佛教，鼓吹基督徒放弃信仰。于是神再一次转换我的环境。

一九三六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入学后，我竟然放弃了寻求宇宙奥秘的心愿，转念想在政经界出人头地。那时真是沉迷世界里，离开神何等的远！但赞美神，这时祂管教的手临到我身上，向我施恩，为要把我挽回。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芦沟桥事变后，我自此后过着漂泊流离的艰苦生活。由北京逃难到长沙，再逃难到云南。虽是如此，只因我老家在香港，仍能获得接济。但在此时，我并不因艰苦生活的煎熬而回转向神，反而死性不改，一有机会就聚集朋友宣传佛教，诋毁基督，反叛悖逆到极点！

然而，神仍没有放弃我！祂耐心地等候我回转。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占领香港，家园尽毁，那时的生活艰苦得难以形容，不能尽述。我一无所有地逃难到曲江（当时的广东省会）谋生，但我仍存着雄心壮志要在社会上创一番事业，故刻苦己身，奋力求进；岂知因此过劳成疾，罹患肺病吐血，（当时肺病乃是无药可治的），将我的雄心壮志打击殆尽！虽然如此，我仍不肯向神低头，尽力休养，冀求病愈。因着战乱，并因在大陆的生活条件顶差，药物又缺乏，由一九四一至四五年，疾病缠绵日趋沉重，且贫病交煎。一九四六年，正在一切希望都绝了时，我的恩爱妻子，就是那曾在战乱炮弹横飞时，愿舍身来掩护我的；如此的爱妻，竟在此时弃我另嫁！（人的爱原是这样善变，只有神的爱永不改变！）这打击

对我犹如天崩地裂，初时真想就此了断残生；但后来却转念，为要争一口气，于是更埋首于修炼佛教禅坐，终日叠坐修持，追求病愈；岂知用功过度，走火入魔，以致全身瘫痪，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在弥留状态之下，我那当牧师的姐夫汇款并写信给我，劝我赶快归向神，否则即将下地狱！我认为这封信是侮辱我，当时我的身体瘫痪，无法书写，恰巧那里有一位朋友正在探访我，我便托他代笔回信给姐夫，说：「我死便死罢，我绝不能信这些非真理的宗教！」人竟可以如此狂傲！

那时中西医都告诉我的家人为我预备后事，但在神奇妙的安排中，一直存留我的性命，只是我瘫痪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不能坐立，如此有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初期，我尚能稍微阅读书籍，从前的问题重新泛起在我心里，使我一直沉思默想宇宙中是否真的有神；心想若

感谢神

感谢神	赐我救赎主	感谢神	凡事担当；	感谢神	以往的同住	感谢神	主在我旁
感谢神	赐和煦春天	感谢神	箫瑟秋景；	感谢神	收去我眼泪	感谢神	里头安宁
感谢神	应允我祷告	感谢神	或未垂听；	感谢神	虽经过风暴	感谢神	他是供应
感谢神	赐苦也赐乐	感谢神	绝望得慰；	感谢神	无比施爱者	感谢神	无限恩惠
感谢神	赐路旁玫瑰	感谢神	虽它有刺；	感谢神	全家火炉围	感谢神	天涯分驰
感谢神	奔波或惆怅	感谢神	属天平安；	感谢神	赐明日盼望	感谢神	直到永远

诗歌简介

这首诗歌的作者 August Ludvig Storm 1862 年 10 月生于瑞典的 Motala。年轻时在救世军的聚会中得救，后来加入救世军成为领导人。

瑞典原文有四节，每句以“感谢”起首，全诗共有三十二个“感谢”，名符其实“凡事感恩”。

August Storm 在 37 岁时，罹患严重背伤，从此终生残废至死。在他去世前一年，另写了一首感恩歌，内容仍是感谢神的眷顾保守——一无论快乐或忧伤痛苦。

——摘自“岁首到年终”

能解决此问题，则如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同住的好友是一位医生，经常介绍基督教著名的传道人向我传福音，如计志文牧师等。但我仍顽梗不信，纵浏览许多基督教书籍，却不肯接受。此时神给我有更奇妙意想不到之带领。我开始无法再阅读书籍，每当阅读时就感晕眩，只能沉思默想，其后甚至沉思默想也感晕眩。但我仍坚持不放弃要寻求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倘若在我有生之年无法解决此问题，我死不瞑目！我既不能阅读，又不能思想，如何寻求呢？此时心里生发一个思想，假定宇宙中有一位神，我就来向这位宇宙的神挑战：「神阿，若祢是神，祢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祢既是无所不能的，就必能使我相信祢，不过我现在是不信祢的！」每天心里常常泛起这意念向神挑战，共有半年之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有一天我因大量吐血，即时送入医院，是汕头一间西国差会办的福音医院，(日军投降后，我已迁居到汕头)。那医院每天都有传道人探访病人，向他们传福音，并为病人祷告。当那些传道人来探访我，为我祷告时，我认为他们为我祷告是侮辱我，便叫母亲拒绝他们，不许任何传道人走到我床前为我祷告。其后经医生用X光检查，肺病已很严重，肺部已全都溃烂！正在这时候，我那当医生的朋友，就是一直多年来向我传福音的那位，来探访我。他在医院遇见一药剂师，是他以前的同学，也是一位基督徒姊妹，这位姊妹曾参加倪柝声的鼓岭训练同工聚会。于是我的朋友就托这位姊妹来探望我。她问了我两个问题：「你信不信有神？」我回答说：「我正在研究中。」「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说：「我还未相信有神，怎会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她说：「让我为你祷告。」说时迟，那时快，她立时开口祷告，我也来不及拦阻她，而且是朋友介绍，所以对她需客气一点。她的祷告十分简单，祷告后，她便走了。那时已是黄昏时分，当她走后，在我脑海中突然涌现一个故事——《以蠡测海》(蠡，粤音礼)，内容是讲述一个老翁到海边，心想测量一下海洋究有多少容量，于是用一个小小的蚝壳，一壳一壳地把海水装起，倒在沙滩上，要知道究竟整个海洋盛载着多少壳的海水！原来我多年来就像那个老翁，想用有限的思想来测度神，来想通神！当时我心里才恍然大悟，发现在宇宙中若真有神，祂既是宇宙的主宰，其大无法测量，神圣奥秘，我怎能用我的思想去测度研究祂呢？如果神是可以被我研究测度的，祂规定不是神，不是宇宙的主宰！我顿时谦卑下来，极之惊惧，觉得我以往实在冒犯得罪神！我整个人俯伏下来。接着，好像启示录一章所描述的那位耶稣基督显现在我心灵里，祂背后耸立一十字架。我俯伏在祂脚前，回忆过往的日子，多番悖逆神，反对神，虽经历许多苦难、管教、凄惨遭遇，仍硬着颈项，不肯到神面前归向神。然而神无限的宽容忍耐，不离不弃的大爱，一直引领我这悖逆顶撞祂的人归入羊群。当时在我心里涌出无限的感谢与认罪，祂向我伸出怜悯的手，我俯伏在祂脚前，感激涕泪认罪，倾心地祷告，直到深夜。这一幕景象数十年来至今仍活现在我眼前，尤其是在我软弱下沉的时候。

翌晨，医院播放一首圣诞歌《耶稣降生伯利恒》，我觉得耶稣好像不是降生于伯利恒，乃是降生在我心里！当一位西国医生在查房时，他问我：「Why are you so happy this morning? (为甚么今早你如此快乐?)」我告诉他：「昨晚我得救了！」(我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得救的)。当时我充满喜乐，这喜乐涌流在我心里有一年之久；每当提起耶稣的名，我就涌出喜乐与感激的眼泪。霎时间，我得救的消息传遍了整所医院，甚至医院的院长也特别来探访我。那时我心里觉得，我既已真心归向主，就必须向人宣告我已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可是我若如此宣告，我将要付出性命的代价，这是要命的！因为我多年来贫病交加，都是靠着亲朋戚友资助，后来所有的戚友们都已筋疲力竭，无法再帮助我了。最后只有一位关系疏远的妯母还一直资助我，但她是醉心于佛教的；她慷慨资助我，是因我能讲解佛经给她听，而她最憎恨人信耶稣！当时我居住的地方是她的物业，生活医药费全是她供给。我知道我一宣告信耶稣，她必断绝我所有的供给！但我仍不顾一切郑重告诉她我已信了主耶稣，她得悉后甚感愤怒，勒令我迁出她的居所，断绝我的一切生活医药费！我立时无家可归，生活陷入绝境。但是，正如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所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从那时开始，在我身上发生了一连串的神迹。正在那时，有一个已十多年没有互通音讯的旧同学，突然写信来问候我，提议我到香港医病，他愿意接待我。当时共产党正兵临城下，兵荒马乱之际，所有人都争相逃离汕头往香港。那时到香港惟有经海路，而海上风浪极大，只有一艘三四千吨的英资洋船载客来往。船票早已抢购一空，即使有钱也购不到船票。何况我这身患严重肺病又瘫痪卧床的人，必是被拒上船的。眼看绝不可能到香港，但接连的神迹却发生了！当时的英资船公司是非常霸道的，但他们最怕中国的海关人员。我当医生的那朋友认识中国的海关监督(他也是基督徒)与海关内的人员，他们听说我信主的故事，竟大发热心，要用海关监督专用的船送我上到那停在海中心的英资洋船，故那艘英资洋船不能不接待我！虽然顺利上了船，但却要渡过十多小时的风浪煎熬，当时我身无旁人，并且在患重病中，如何能抵受这艰苦旅程呢？但在神奇迹的保守中，我终于到达香港！可是本来打算接待我的朋友，他本人不在香港，他只嘱咐他一位当护士的朋友与另一位旧同学来接我下船。当时香港因难民众多，入境严格，但神仍保守我顺利通过。这事似乎告一段落，但另一难处又来。当那护士接待我到她家的楼房时，须大费周章把瘫痪的我抬上楼，因此惹起同楼的邻居鼓噪，要下逐客令！扰攘多时，终于同楼的邻居报警，于是警方送了我去政府医院门诊部，刚巧主诊的医生与那护士是相识的，便立时写介绍信送我入荔枝角肺病医院。这是极大的奇迹，因当时患肺病的人众多，普通排期入院的，至少要达一年多，就是公务员也须等候半年之久，但我却立时竟可入院！入院后，有另一更大的奇迹发生：医生为我照肺片，X光竟显示我肺病已十足痊愈！那会有痊愈的可能呢？

感谢神大能的医治！那时距离上次照肺片时只有两个多月而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这本是大喜的消息，却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因我病愈，医生不许我留院，要我立时出院，因当时的床位十分矜贵。那时我已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并且因瘫痪而卧床不起，再三恳求医生宽限，让我留院，医生允许我只多留两周，便要出院。我的每一天，每一步都感前途茫然，但神又很奇妙地安排，每次当限期到时，神就感动另一位有名望的人士(例如当时我的母校拔萃校长，又如当时的会督)为我写信求情。

在这段留院期间，我遇到一班病人是笃信共产主义的无神论者，他们因我信耶稣的缘故，极力逼迫我！每天早上醒来，我习惯发声祷告主，这使他们非常不悦。那时我仍是瘫痪卧床的，护士送饭来时，当我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他们就取去我的饭镗，使我不得吃。还有，当我正与一两位病友传福音时，他们便拿面盆当鼓，在我床边“打锣打鼓”，又把香蕉皮扔在我床上，不时围绕在我床四周向我挑战，与我强烈辩论。那是我初尝为着主耶稣的名被人逼迫，我内心却甚喜乐！这喜乐是难以言喻的。能为我的恩主，就是这位爱我为我舍命，背负我一切罪孽的主耶稣，能为祂受一点苦，乃是我无上的光荣！神荣耀的灵充满我，使我无惧这些逼害，并有主耶稣的爱充满我的心，使我可以爱这些逼迫我的人，并为他们祷告，求主耶稣拯救他们，如同拯救我这些悖逆祂的人一样。赞美神，一个多月后，主耶稣把他们全都征服！其中也有归服基督的，赞美主耶稣的得胜！

之后荔枝角医院的护士长接到汕头福音医院院长的来信，请求她格外照顾我，于是她安排我迁到荔枝角上院，那是一所疗养院。护士长也是一基督徒，因见我在医院向病人传福音，她特意为我开一房间供我作传福音之用。我在那里共住了一年零七个月，直到我能行动自如！

自从我蒙恩归入羊群一周后(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将自己完全无保留奉献给神，从此我永远属于主耶稣，并愿一生跟随祂、事奉祂。离开医院后，我即献给主作全时间事奉，已迄于今。

我本是顽梗悖逆、硬着颈项、死不悔改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神的仇敌；然而，因祂的怜悯，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从一九四九年至今六十年来，神一直无微不至地眷顾我。在这些年间，无论是属灵的或属地的一切需要，每一点、每一滴，都是神的供应和保守，且常用奇迹眷顾。我全人浸润在祂的丰厚恩典中，神的爱深恩高，非言语所能表达！对于所有属祂的人，正如圣经所说，祂还要保守他们不致失脚，并使他们无瑕无疵，欢欢乐乐站在祂荣耀之前！（犹大书24）面对神如此的浩瀚奇爱，使人震撼的救恩，我无法图报，只有无保留献给主，忠心为祂作见证！

见证人：高至微（本文内容由高至微弟兄口述，郭艳珠姊妹笔录。）二零零九年春

Garden of Life

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The Lord Helped Us

Scripture: "Hitherto hath the Lord helped us." (1Samuel 7:12.)

The word "hitherto" seems like a hand point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or seventy, and yet "hitherto hath the Lord helped us!" Through poverty, through wealth, through sickness, through health; at home, abroad, on the land, on the sea; in honor, in dishonor, in perplexity, in joy, in trial, in triumph in prayer, in temptation—"hitherto hath the Lord helped!"

We delight to look down a long avenue of trees. It is delightful to gaze from one end of the long vista, a sort of verdant temple, with its branching pillars and its arches of leaves. Even so look down the long aisles of your years, at the green boughs of mercy overhead, and the strong pillars of loving kindness and faithfulness which bear up your joys.

Are there no birds in yonder branches singing? Surely, there must be many, and they all sing of mercy received "hitherto."

But the word also points forward. For when a man gets up to a certain mark, and writes "hitherto," he is not yet at the end; there are still distances to be traversed. More trials, more joys; more temptations, more triumphs; more prayers, more answers; more toils, more strength; more fights, more victories; and then come sickness, old age, disease, death.

Is it over now? No! There is more yet-awakening in Jesus' likeness, thrones, harps, songs, psalms, white raiment, the face of Jesus, the society of saints, the glory of God, the fullness of eternity, the infinity of bliss. Oh, be of good courage, believer, and with grateful confidence raise thy "Ebenezer," for, "He who hath helped thee hitherto Will help thee all thy journey through."

When read in Heaven's light, how glorious and marvelous a prospect will thy "hitherto" unfold to thy grateful eye. -
-- C. H. Spurgeon.

The Alpine shepherds have a beautiful custom of ending the day by singing to one another an evening farewell. The air is so crystalline that the song will carry long distances. As the dusk begins to fall, they gather their flocks and begin to lead them down the mountain paths, singing, "Hitherto hath the Lord helped us. Let us praise His name!"

And at last with a sweet courtesy, they sing to one another the friendly farewell: "Goodnight! Goodnight!" The words are taken up by the echoes, and from side to side the song goes reverberating sweetly and softly until the music dies away in the distance.

So let us call out to one another through the darkness, till the gloom becomes vocal with many voices, encouraging the pilgrim host. Let the echoes gather till a very storm of Hallelujahs break in thundering waves around the sapphire throne, and then as the morning breaks we shall find ourselves at the margin of the sea of glass, crying, with the redeemed host, "Blessing and honor and glory be unto him that sitteth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 forever and ever!"

This is my song through endless ages, Jesus led me all the way.

"AND AGAIN THEY SAID, HALLELUJAH!" (Rev. 19:3, R.V.)

-----Quoted from "Streams in the Desert", used by permission

